

在那時，出現在自己眼前的是身著白絲漢袍的俊美青年。

青年的衣領及袖口上繡著美麗的金線花紋，腰間掛上有著銅製配飾的紅線結，烏黑的短髮上配著珍珠瑪瑙，兩側有著人類不會有的長角，根部綁上了紫色絲帶，隨著氣流飄向天空。青年單足垂下，另條腿後縮，整個人飄浮在半空中，雙手攤開，染著鮮豔桃色的內袖像翅膀一樣的展開，遮蔽了後頭的一切事物。

青年睜開了金色的雙眸，額上用硃砂畫成的眼繪也一瞬間裂開，形成歪斜的金色額眼。

「吾乃 神獸白澤」

從青年口中發出的是，與他外表不相符的威嚴聲音。

而他望了過來，嘴角輕輕地向上勾起，張口說了些什麼。

彩袖一揮，青年的雙手繞了過來。

鬼灯眨了眨眼，白色的身影消失不見，出現在視線裡的是看過不知道多少次的景象；裝飾著木頭格子的天花板，正中央有個花苞狀的圓扁燈泡，這景象鬼灯再熟悉不過，這是他自己房間的天花板。

棉被好好地蓋在自己身上，自己換穿的外衣也蓋在棉被上頭。鬼灯坐了起來，抓了抓睡亂的頭髮，兩眼無神地平視前方。

「什麼破夢。」

薛丁格的貓

×

安眠

「所以，我是因為這種理由而挨了一拳嗎？」

揉揉頭上的腫包，那名近年來總是穿著白色旗裝、醫師外袍，頭上綁著三角巾的俊美男子，其真身為神明的白澤，好像十分習慣似地陳述著自己受到的傷害。

而毫不意外的加害人，閻魔廳的輔佐官，鬼灯，遞給了白澤一杯茶。

現在的白澤人在鬼灯的房間裡，時間是晚餐以後。

他跟鬼灯難得有了約定，只不過一見面就被手刀從頭的斜上方劈砍下來，這可不在白澤的預料之內。現在白澤坐在書桌附屬的椅子上，端著鬼灯給他的深煎茶，口中稱讚著茶香，眼睛則是直直望著鬼灯。

鬼灯吞了一口口水，也許是因為白澤的視線格外認真，鬼灯不自覺地別開視線。

「只要看到您，我都有種衝動想要揍您一拳。」

「這種神經反射求求你忍耐一下啦。」

「但是啊，今天見到您的時候，正巧與那個夢境重疊了。」鬼灯歪了歪頭，用餘光偷偷瞄著那雙手捧著茶，懶洋洋呵著熱氣的白澤，鬼灯又移開了視線。「該怎麼說呢，那是一種心跳加速，但又覺得十分噁心的感受。」
「怎麼會啊，夢中的我，應該是十分帥氣的不是嗎？」白澤說著低頭啜了一口茶，不自覺地露出淡淡的微笑。「這茶嚟的好。」

「承蒙稱讚。」難得被白澤稱讚，鬼灯的回應卻顯得心不在焉。

十分帥氣？雖然這詞彙實在有點俗，但鬼灯無法否認，正是那種落差感讓他激動起來。
他回頭望向慢慢喝茶的白澤，平靜地說著：「那讓我想起以前的您。」

「什麼？」白澤愣了一會。

「先不閒聊了，您該不會忘記您是來作什麼的吧。」鬼灯趁白澤發呆的時候，收回了白澤喝乾的杯子。

說是有約定，其實是鬼灯委託極樂滿月將指定的生藥材送來，他沒想到白澤會帶著他對外營業的小藥箱，直接在他房門前敲門送進來。穿著白色大褂搭配著外送箱，鬼灯還以為有人送拉麵來了。

「明明只是指名送幾包藥材，連人帶箱的進房是想作什麼呢。」

鬼灯拋著手中的杯子，看著那笑容滿面的白澤。

「我是想作什麼呢。」白澤輕聲重覆了一遍鬼灯說的話，「小哥啊，怎麼問這麼可愛的問題。我們兩個已經交往了，你問我進你的房是想作什麼嗎？」

相對於笑得眯起眼的白澤，鬼灯的眉頭微微地皺起。

鬼灯及白澤之間有個秘密。

他們有著三年之久的肉體關係，直到半年前終於決定要低調地交往了。

「不鬧你。」白澤從椅子起了身，握住鬼灯那高舉杯子的手，「我是這麼想的，你會跟我買生藥材，是想自己試作藥，對吧。既然要試作藥，我就多帶幾種藥材過來，等你試作完畢，我再帶回去。」白澤取回了茶杯，端起鬼灯剛剛煮好的茶，給自己再倒一杯。「你就借我一點空間吧。」

「怎麼，您想借我的床睡一會嗎？」

「不是的。」收回手，白澤單手端起藥箱，走到相對於書桌對面，靠著藥櫃的實驗用桌台，將上頭的藥瓶稍微收拾了一下。「是借我桌子，我趁今天這個機會也來作點藥。」

「空間不夠吶。」鬼灯傾頭望著單是站在那就佔了三分之一實驗台的白澤，這也是沒辦法，這張設在房間裡，特別用來試作新藥或刑具的桌台，本來就只供自己使用。鬼灯這個輔佐官專用的寬敞個人房，只是擺進了書櫃、藥櫃、單人床、書桌、實驗桌、放置土產的桌子，就幾乎佔了大半的空間，更別說還有櫃子擺不下而靠牆收好的書。

白澤僅是將藥箱擺上收拾好的實驗臺，就佔去六分之一的桌面。

「不然就是借我一下土產桌？」

「請不要動那個。」鬼灯走向實驗桌，肩膀幾乎要碰到白澤的肩膀。

「請您待在我身旁就好了。」

「好。」白澤笑道。

鬼灯其實也說不上他與白澤哪裡改變了。

還是一樣私下找藉口幽會，如往常的在偶然交會的酒宴上偷偷勾著對方的手指，他們的來往方式跟過去幾乎沒什麼變，要說的話，他們改變關係之前還曾吵過要分手。像這樣互相承認了彼此的心情，默許這段關係是交往，既有種缺乏真實感，但又有種安心下來的感覺。

安心？哼哼。跟白澤這樣的男人交往卻說安心什麼的，這才是真正的笑話。

就像看到髮上裝飾著珠寶，身著神聖的白袍，環繞著救人的藥草，有著羊角金眸的高貴神明，卻明白對方骨子裡是個耽於酒色的沒用男人，在為對方的光彩心動的時候，同時也因為那份知道真相的落差感，而感到無限脫力。

「您啊，還是保持著那沒用的樣子比較好。」

「哈啊？」在中藥的氣味擴散開來時，第一句出現在兩人之間的話是這句，讓白澤垮下了嘴，不滿地朝著鬼灯瞪了一眼。「你在說什麼傻話啊。」

「因為那個夢的緣故，稍微想起以前的事。」將水稍微用小火煮起，鬼灯用鑊子將自己需要的藥從紙包裡一點一點夾了出來。「曾經您在我心目中也是那種高不可攀的形象。」

「欸，真的嗎？」用酒精燈燒熱小銅鍋，白澤將紅色的種子灑在鍋裡，輕輕拌炒，「還以為你一直對我帶有奇怪的誤解呢。」

「那沒什麼好奇怪的，您好歹也是號稱全知之神，擁有避邪力量的神獸。」別說『好歹』啦。」「哪怕是我遊學時期時常見到您喝酒喝癱的樣子，在您侃侃而談萬物理論、天地通則的時候，自然流露出的智慧還是讓人敬畏不已。有一陣子，我向您學習藥草，您把我拉到旁邊，直接講解藥是怎麼製作出來的，那時真讓我緊張得心跳加速呢。」

「嘿？因為我很帥氣吧？」聽到鬼灯的敘述，白澤笑開了嘴。

鬼灯只是看著那慢慢煮熱的熱水，張手，輕輕灑下了芍藥及甘草。

「是警戒，您是抗煞的神獸，說不準把我給驅走了。」

「你這暗黑鬼神。」藥鍋炒出了淡淡的焦香，白澤露出淡淡的微笑。「就算是這樣，我也不會驅走你的啦。」
「說的也是。您沒什麼驅魔的品味。」「總比你帶刺的口強。」

「逐漸發覺您其實不像大家所陳述的那般有一回事，真正覺悟您其實存在著平凡的一面，是在和漢親善大會的時候，您低俗的讓我刮目相看。也因為這樣，能將您揍倒在地上，總比我遠遠地畏懼著您好的多了。」

「你這話可錯了，我並沒有變得低俗，而是這就是我最自然的狀況。」背後的茶壺蒸出水氣，白澤在事前用後頭的爐子煮了白開水。「我既平凡，也具神能。我是『白澤』，就算什麼都不做，也能看穿一切。」

偶爾這煩人的老人家還是會自吹自擂呢。不理會白澤，鬼灯靜靜地看著藥材在水中煮出了顏色，心想，是要加附子或是荊芥呢。

「這是芍藥甘草湯吧。」

白澤的話語打斷了鬼灯的思緒。

鬼灯輕輕點頭，手指端起拌勺輕輕攪著，白澤則是自顧自的說了起來：「芍藥甘草湯，別名戊己湯，主調合氣血、鎮攣止痛，對止痛消炎非常的好，對於難消的肋間痛、坐骨神經痛也非常有效，同時還能固胃養腎。這帖藥是替大王作的吧。」

「最近大王的效率不彰，我得給他下猛藥。」鬼灯說著放入了金魚草乾。

「當歸、川芎、桃仁。」白澤伸手拉開了自己的攜帶藥櫃，取出藥方放在鬼灯面前，然後回頭將面前的酒精燈熄掉，將炒得焦熟的紅種子倒入藥臼中，一點一點的磨了起來。「我建議配上這些配方，好給他止止腰痛。」

「聽起來不錯啊，等等折了您的腰，讓您試一下藥效好了。」

「不是這麼試的吧。」回頭取來滾了熱水的茶壺，白澤夾了一些剛剛磨好的粉末，放入杯中，倒入了熱水，蒸出帶苦的酒氣。

「——五味子？」鬼灯挑眉，白澤笑著點頭。

「正確來說，是酒醃乾炒五味子。」倒了一勺的蜂蜜，白澤將熱水慢慢倒至匙上，讓蜂蜜緩慢地融入杯飲中。在鬼灯用餘光偷瞄白澤的製藥過程時，白澤將手中的茶杯遞向鬼灯，杯緣貼著鬼灯的下唇。

「來。」白澤的口氣很柔軟，「試一口。」

鬼灯伸手，擦過了白澤的手指，接過他遞來的茶杯，輕啜了口。

「頗單純的五味子茶啊。」喝了半杯，鬼灯呵了一口熱氣。

「酒醃過，緩和了辣味，我知道你怕嘛。」假裝沒注意到鬼灯白了自己一眼，白澤又繼續替藥茶倒入蜂蜜水：「五味子茶，能斂肺養腎，澀精生津，安定心神，以及助眠。」

「您是怎麼看出來的？」鬼灯又喝了一口，甜中帶苦的藥茶入了喉頭，讓他身體暖了起來。

「怎麼看出你好幾天沒睡好嗎？」放下茶壺及茶勺，白澤伸手輕輕捧住鬼灯的手，一個傾頭，額頭輕碰鬼灯的肩膀。「怎麼可能看不出來，我可是『白澤』，你身上的一切逃不過我的眼睛。你氣血不順，肝氣鬱結，這種狀況至少一星期了吧，得解燥氣啊。」

「不礙事的。」隔著杯子，僅用指尖輕觸白澤的指甲，鬼灯表面上裝作沒事，但白澤熱熱的體溫讓他神經放鬆了些，使他忍不住垂下頭，靠在白澤的後腦上。

「最近只是睡得不好，不礙事。」

「你的額角刺到我了。」將鬼灯手中的杯子拿到桌面上放好，白澤另一手抬起鬼灯的下巴，在自己直起腰，得以平視鬼灯的時候，偏頭吻了鬼灯一口。

「我們——」離開鬼灯的唇時，白澤的鼻子輕碰鬼灯的鼻頭，低聲說了，「上次親熱的時候已經是一個月前了吧。」

「正確來說是二十五天。」鬼灯也用氣音回應。

白澤輕笑了一聲，手往上，順著鬼灯的髮絲慢慢地用手梳著，「明明是交往了，卻很久沒有抱你，覺得寂寞了？」

「都說了是為了要替大王做藥吧。」

「我沒說是你拜託我送藥來的事。」

熄了爐火，蓋上碗蓋，在做著這些事的同時白澤閉眼輕啄著鬼灯的雙唇，一點一點的，兩個人僅是摩蹭著雙瓣，鬼灯的呼吸就逐漸急遽起來。

「不用擔心。」將鬼灯的頭壓在自己的頸側，白澤在鬼灯的耳旁低喃：「今天晚上你會睡的很好。」帶著喘息，鬼灯下巴靠著白澤的肩膀，微微皺眉。

「是指交合能夠助眠？」

「是指『與我交合』。」不理會耳邊傳來的「嗤」的一聲，白澤閉上眼，輕輕摟著鬼灯的後背。「放軟身子，跟我到床上去吧，我可愛的小黑貓。」

鬼灯沒作多少抗議，反抗動作也不多。在白澤說完這句調情話，他倆沒說什麼就坐上了床，一邊接吻一邊褪去對方的衣服。你推我拉的前奏早已不適用熟悉彼此肉體的他們，對他們來說更必要的只有兩唇的細吻及指尖的觸碰。

向來屬於爆睡體質的鬼灯，因為連日來的睡眠障礙而顯得有些焦慮，於是他放任白澤敞開自己的身體，將手伸向衣服深處的私密部位。不否認，與戀人交歡的時候，總是能放下生活的煩憂，讓自己沉溺在快樂之中。

然而。

好幾次對上白澤藍色帶金的眼眸，鬼灯發現自己出了神。

吾乃 神獸白澤

眼前的男人與夢中的形象重疊。

「在想什麼呢。」伸手蓋上鬼灯的眼睛，白澤輕咬著鬼灯的耳朵，低聲說著，什麼也別想，放鬆的交給我。在腦內啡軟化自己的大腦前，鬼灯從白澤的身側望向了自己熟悉不過的天花板，低嘆了一口氣。

鬼灯沒有將夢境真正的收尾告訴白澤。

在今早醒過來的前一刻，那帶著聖氣的神明朝著自己伸手，一陣疼痛，胸口被徒手貫穿。在含著苦澀與甜蜜的瞬间，「神」帶著慈悲博愛的笑容，擁抱住自己。

「就算是你，我也有辦法殺下手，鬼灯。」

語畢，鬼灯的存在在剎那間潰散。

咖啡色半濁的湯水盛放在中式瓷碗裡，從帶輪桌台端上了閻魔殿的案桌，讓坐在桌前的閻魔大王吞了口水。他戰戰兢兢地接過那湯碗，偷偷地瞄了呈上這帶苦味的藥湯的人，眉頭深鎖皺著鼻頭兩眼不知為何帶著濃殺氣的那個自己專屬的輔佐官鬼灯，以冷冽的眼神掃過閻魔大王一遍，用他一貫帶磁性的男中音說道：

「快喝。」

大王低頭看著那咕嚕咕嚕冒著滾泡的湯水，有種嚴重的不安感。

「呃，鬼灯君，我說這個……」

「快喝。」鬼灯如此沉聲宣言，代表就算明知道他要惡整人也要乖乖照辦。閻魔大王趕緊端起那碗還在冒煙的湯水。

看著閻魔大王咕嚕咕嚕地喝下那碗藥湯，鬼灯在感到治癒之餘，一邊想著閻魔大王以亡者之姿審判眾人而承擔罪過及怨念，得接受每日吞銅水之刑，才能忍受像現在這樣喝下剛滾出來的湯的痛苦，雖不是鬼灯的本意，但每次折磨大王時總包含著他對閻魔大王的尊敬。

「呼哈，喝起來，是普通的中藥啊。」打了個隔，閻魔大王在喝下熱湯時只覺得身體暖暖的。而鬼灯歪著頭，仔細觀察閻魔大王身上的變化。

「那是對腰痛很好的藥湯，雖說中藥的藥效應該不會這麼快，但您覺得如何？」

「原來是治腰痛的，這麼一說老夫也覺得腰好多了。」喉頭發出咕嚕一聲，閻魔大王福態的長相突然變成帶著吉利氣質的金魚臉，讓鬼灯輕輕點頭，思考閻魔大王的金魚草過敏體質果然還是十分見效。

「是擔心老夫吧，呵呵呵，謝謝你咧。」閻魔大王那變成魚臉的厚唇一張一合的發出奇異的聲音，然後他用那雙圓圓的大眼打量著收拾桌台的鬼灯，微微一笑。「鬼灯君比昨天有精神多了，老夫可稍微安心了點。」

鬼灯停下了動作，靜靜地望著閻魔大王。

「鬼灯君。」明白這樣的注視代表什麼，大王眼角擠出魚尾紋慈祥的笑著，「從冬季忙到春季，老夫也看得出來你累極了，這幾天氣色明顯不好啊。但是，最近的加班已經比之前少的多了，鬼灯君就好好睡吧。」

「我最近的樣子真的很糟嗎？」鬼灯問道。

「看上去像是五、六天徹夜未眠啊，是回到房間也繼續加班了吧。不過，今早感覺格外清爽，有好好睡嗎？
嗯，鬼灯君的話，是個能睡就能熟睡的好孩子呢。」

鬼灯閉口不語，只是面對閻魔大王傾身行禮，然後推著桌台回去自己專用的辦公室。

看上去五、六天徹夜未眠？如果連大王都看的出來，也難怪某頭蠢獸想也不想就替自己煮助眠的藥茶了，這跟眼力是否看透無關。然而，一夜熟睡的效果真的顯而易見。

今早剛醒來的時候，第一眼就看到那色眯眯的笑容是有些令人火大，脖子下枕著男人的手臂也容易導致痠痛，但這是一星期來鬼灯第一次一覺到天明，睜開眼覺得難得的清明舒爽，是他最近渴求的事情。鬼灯甚至忘了他是什麼時候入眠的。

「早安。」那時枕邊的男人用著純正的中文與鬼灯問候，用空出的另一隻手幫忙把他睡亂的頭髮給順直。

「睡得很沉呢。」

「……現在幾點？」「誰知道？大概快八點吧。」

鬼灯立即爬起身，但很快被白澤從後抱住腰，拉回床上。

「工作的地點穿過走廊就到，犯不著這麼早起床吧，躺著。」

「我可不像您一樣散慢，開工前總有些準備，何況我還沒梳洗及換衣……」

「乖。」白澤把鬼灯拉回，將他按在床鋪上以後，用自己的身體整個壓住鬼灯，伸手環抱住，然後在鬼灯的後頸輕輕蹭著。「你看起來還需要再睡個十五分鐘，睡吧。」

「白澤先生。」鬼灯懶洋洋地蹭了蹭枕頭。「不要一副看穿我的一切的口氣。」

「睡嘛。」白澤說著將手下探，揉著鬼灯的屁股。

「別揉。」「很舒服吧，這種按摩對長期坐辦公室的人很有用喔。」

「才沒……」鬼灯打了個呵欠，「白澤先生才不能看穿一切。」

「我不能看穿什麼，小哥說出口的話，我就幫你看看啊。」白澤說著偷吻了鬼灯の後頸。

「嘖。」當然，這個時候的鬼灯難得的睡飽，現在的他只想再多睡一點，根本沒精神反應。嘖，連這點都料到了。鬼灯將臉埋進枕頭裡，左搖右蹭。他腦中閃過很多名詞，那些素稱無解無真相的謬論實驗。

「薛……」「嗯？」

「薛丁格的貓。」

說起薛丁格的貓。

那並非是真的有過的實驗，而是奧地利物理學者埃爾溫·薛丁格於1935年提出的一個思想實驗，目的是指出應用量子力學的哥本哈根詮釋於宏觀物體產生的物理矛盾。實驗的內容是這樣，把一隻貓及放射性原子核放入盒中，若是偵測到原子衰變時，就會啟動毒氣將貓咪給殺死，若是依照哥本哈根詮釋，經過一段時間，貓會處於又死又活的狀態，但人要去觀測，只可能看到死貓或活貓，像是這樣，詳細解釋看了維基百科也搞不懂在講什麼的一個假說。一般人對此實驗的理解，大約就是你無法知道盒子裡頭的貓到底是發生怎樣的狀況。

鬼灯突然說出這個詞沒有什麼特別的意義，可能是他進入半夢半醒之中，夢到自己把小判塞進盒子裡。

在小判拼命地掙扎著給鬼灯的手壓進盒子的時候，白澤的聲音忽近忽遠的在自己的身後笑著，回頭一見，能看到那頭上有花兒的神明，手牽著長袖放在鬼灯的肩膀上，然後就這麼湊在自己耳後低聲說著：「我當然知道那盒子裡的貓怎麼啦。」

「貓在十年前都死盡了。」

鬼灯猝然驚醒，在他滿臉冷汗的瞪大眼睛看清一切時，他發現四週是他所熟悉的辦公室，他正坐在辦公桌前。居然在辦公的時候突然睡著了。鬼灯揉了揉自己的太陽穴，低聲嘆息著。他這幾天真的是累極了，才會讓他辦公保持緊張感的時候還能不小心打盹。

他的身體的確出了狀況。

已經幾千年沒有過的睡眠障礙；該怎麼形容呢，在床上縱然很容易就入睡，但卻常常在半夜驚醒，睡了，又突然滿身大汗的醒來，直到鬧鐘提醒他應該起來工作，這種折騰反反覆覆已經經過了八天。最初鬼灯認為是熬夜過頭導致生理時鐘混亂，第二天在難以形容的焦慮中瞪眼驚醒，當時他手一揮，把床旁的櫃子上的書都撥了下來，掉的滿床鋪；第三天的時候，鬼灯在喘息間睜眼時，才發現他這幾天每天都在作惡夢，那他恨極了悲傷極了的夢魘。

他在祭壇當中。

四週是一片黑暗，鬼灯看不到人影，但是能聽到笑聲。嘻嘻，呵呵，前前後後來來回回，在自己耳邊，在自己肩旁，老人的男人的女人的聲音，用那無法讓人愉快起來的口氣私語著。

欸，要獻祭吧？讓誰來呢？我不要。我也不要。

不是還有丁嗎？對喔，那就讓他來吧。

聰明能幹？那無所謂。

可愛秀麗？那無所謂。

他與我們無關啊，不是誰的孩子，也不是那個親戚的孩子，那個孩子，沒有爹娘，誰也不會可惜的。喔呀，能夠這樣輕易的答應不是太好了嗎？

鬼灯正坐在祭壇當中，他雙手合十，下唇卻被牙齒咬破出血。

恨啊，恨吧。如果還有亡者的世界，一定要讓你們得到報應——雖是這麼想。

身體為何動不了，沉重的抬也抬不起來，無法反抗，沒有力量反抗，回過神，那些笑聲化為黑影，成為粗壯的黑手，拆毀了祭台，扯去了墊布，那不知從哪伸來的手扯落了他頭上綁的嫩枝桂冠，撕毀了他的衣服，他散著頭髮瞪大眼睛，身體任人扯成碎塊。

——這種夢境啊。

鬼灯明白自己好好地躺在床上時，他緊抱著雙肩吐著寒氣。這個夢，他不是第一次夢到。

第四天也是，第五天也是，第六天想撐著不睡，無意間睡著時卻在嘶喊中清醒，為了沖去身上的冷汗，鬼灯拖著疲憊的身體來到浴室，點開燈時，才赫然發現自己身上滿滿瘀傷，脖子上、手臂上、大腿上，一條一條清楚的五指印。

這傷口在早上會自動消退，所以閻魔殿沒有一個人發現這件事。

鬼灯對於這種狀況雖然感到奇怪，但在當天淋浴的時候，他就發現了一件事。

在他身上的指印與自己的手指吻合，通通在自己的手可以抓到的位置。鬼灯想著，這也許是由於自己沒睡好導致夢間反應激烈，因而傷害了自己；這只是鬼灯初步的推理，要解決辦法他想了很多，首先想到的是先調養身心，於是他看了看自己的藥櫃，發現藥材缺了，而鬼灯忽然不想只去極樂滿月外帶他所需要的藥材，而打電話給了白澤。

奇妙的是，鬼灯當晚沒有碰到連日來的夢魘，反倒是夢見了那姿態神聖的白澤。

隔天送藥來的時候也不知怎麼搞的就滾上床了，醒來的時候藥已經替自己燉好放涼，還留下幾個菊花茶包囑咐自己有空時就喝喝放鬆神經。可能是這一覺睡得太好，鬼灯忘記吐槽白澤那強悍過頭的男友力，以及白澤動不動就提到「看穿一切」這句話。

白澤是否看穿了鬼灯這幾天沒睡好的原因？

這件事鬼灯可不清楚，其實他也不太想讓白澤操心這件事，哪怕對白澤來說，解決自己的問題可能是輕而易舉的。「您只要在我身邊就好」，鬼灯偶然間，對白澤說出了真心話。

回想起來輕易對白澤表示出自己的依賴還是羞恥到令人惱怒的程度，不過因為這一晚睡的非常好，鬼灯也忘記去遷怒。

為什麼這一晚睡得那麼好？

這一晚與前一晚，還有讓自己輾轉難眠的一星期，到底有怎樣的差別？

轉著手中的金魚草筆，心神回歸到工作之上的鬼灯，忽然對這個剛剛才閃過的名詞感到疑惑起來，這是一種包含著熟悉的感受，明明他已經很久沒接觸黑貓了。到底是什麼原因，讓鬼灯感覺黑貓這個名詞印象深刻？他的人生經歷在何時碰過黑貓？

這是否與自己的失眠有關，鬼灯也不清楚。這句調情感覺像是白澤臨時的心血來潮，過去在床上白澤從沒這樣叫過，也許這種小貓小貓的老式調情，白澤還覺得有些新潮吧。鬼灯搖了搖頭，他決定要讓自己清醒點，所以打算喝乾放在桌上的茶水後，看看要不要沖開白澤留給他的菊花茶。鬼灯於是伸手拿了茶杯，打開蓋子的時候，發現茶梗立了。

很吉利？不不，這不過就是日本式的迷信。

迷信。

鬼灯覺得背冷了起來。

就像一個人走在路上，草鞋的鞋帶突然斷掉一般。

鬼灯想起了在他人生之中，何時碰過黑貓，那只是一瞬間的事：天上灑下大量鞋帶斷掉的草鞋，以及手縫的黑貓娃娃。

在地獄紀念大典之上，神獸白澤「獻上」的惡作劇。

「貓在十年前都死盡了。」

不知為何，鬼灯腦中又響起了白澤這句話。

三

那是大約一千年前的事。

當時是大和地獄的重大祭典，紀念著閻魔大王治理地獄一千兩百年，同時十王及地獄各部門總算都設立完成、有個完整的體制，能完成這樣一個大工程，不只是閻魔大王，更可說是策劃執行一切的第一輔佐官鬼灯の功勞。因此這個典禮雖是以閻魔大王為紀念中心，實際上在地獄的獄卒都知道，這是為了鬼灯所辦的表彰儀式。

自己的努力終於有了成果，而且是由閻魔大王所主持，受到眾人肯定的儀式，鬼灯雖是個不慕名利、情緒冷徹的人，對於這份主要來自閻魔大王的肯定，他還是由衷的感到高興。

像這樣的事情太理所當然，如果是照一般預想的進行，鬼灯可能十年後就忘記這個典禮的細節了。那時受到鬼灯的要求，閻魔大王與鬼灯沒有穿著舉行祭典儀式所著的正服，而是穿著像平常一樣的道教服飾，僅是站在閻魔殿的大門前，讓大王對著前頭聚集起來的獄卒們講幾句話，宣布地獄系統真正要啟動。

事情的開端是從一名獄卒指著天空開始。

從所謂鬼門的東北方而來，不該出現在此的飛行異獸，他用四足取著一塊長布，布上盛裝著什麼，緩慢地朝著閻魔殿飛來，在飛到祭典的正上方時，蹄子一抖，將布上盛裝的物體全數落下，惹得獄卒們驚聲連連，紛紛閃避，等看清楚是怎麼回事的時候，他們更加驚慌了：來的異獸居然是宣報吉兆的祥瑞白澤，扔下的東西卻是意圖不明到讓人發毛的程度：大量鞋帶斷掉的草鞋以及手製的黑貓娃娃。

奇怪的行為引起獄卒們的不安，尤其看到落在地上的草鞋及姿勢各有不同的黑貓，對大和人來說那穿在腳上的草鞋斷了鞋帶以及黑貓的現身，都象徵將有不吉利的事情要發生了，由祥瑞親自送上的大量不祥之物，讓獄卒們紛紛討論著，這是否代表瑞獸親自表明災禍的警告。

相對於眾人的驚慌，作為當事人的鬼灯，唯一能從白澤這唐突的行為所理解到的是——在這慶典上刻意利用祥瑞的身份做出這種失禮的事，是為了羞辱他。

乃至於事後鳳凰及麒麟再次出現在錯愕不已的獄卒面前獻上隆重的祝福時，鬼灯還是默默的將白澤的作為記了下來。

在充份理解以前，作為報復的理由，這足夠了。

「因為專注於審判及刑罰，關於那方面的學問是漏掉了，想起來是很丟臉的。」

鬼灯突然自言自語起來。說出這句話沒有特別的意思，純粹是他剛好想到，所以說出口。而他抬頭望著前來閻魔殿，手捧著黃布包裹起來的盒子、身穿紅色功夫服的可愛女子，點了點頭。

「真是謝謝您特地送來了，中小姐。」

中，第十殿的判官五道轉輪王的專任輔佐官，一名女性殭屍，直腸子的性格以及陰暗的喜好讓鬼灯感覺很不合的來。身為殭屍的中總是聽從道士主人轉輪王的話，今天也是依照那名年輕判官的指示，將朋友贈送的道教道具送到鬼灯這裡。五道轉輪王是一名道士，時常入手特殊的法器，而鬼灯，有蒐集詛咒物品的習慣。

鬼灯打開布包，開啟了盒子，盒子裡頭放的是裝在柔軟紅布上的小孩銅像。

「出色的童子像。」鬼灯忍不住讚嘆。

「作工真好，有著不可思議的不快感，我挺喜歡的。」從旁看著被鬼灯取出的童子像，中笑著述說著感想。

「不愧是中小姐，這是帶有強烈陰氣的好東西。」鬼灯將童子像收進盒裡，重新將黃布包裹好。「所謂童子像，是用來施行一個叫作『養小鬼』這樣的咒術的儀器，讓施咒者將夭折孩童的靈魂養在裡頭，讓其為自己滾財、詛咒別人。就連沒有靈感的我，也能明白這東西的力量有多強大。自古以來，承受痛苦而死的孩童亡靈總是擁有驚人的力量，因此打從冰河時期就有將孩童殘酷的獻祭，將其脫水成乾屍，隨著部落遷移時帶著作為守護神來使用的習俗。」

災難，無辜的孩童，獻祭。

無意間這些關鍵字讓鬼灯想起了許多事。想想自古以來人類總是犯著同樣的蠢事，讓他不禁想發笑。

結論而言，這件法器的確讓鬼灯感到中意。他捧起盒子，決定讓工作停止，稍微休息一下。

「太感謝您們送來這樣的東西，為了表示感謝，不嫌棄的話，是否要同我一起來？我要將這只童子像收藏在我專門藏物的小屋，就是中小姐上次也一起來的那間。」

「好開心，鬼灯大人，我要去。」中很直率地表達高興的意思。

鬼灯點了點頭，將手頭上的工作完成到一段落，就領著中離開了閻魔殿。

鬼灯擁有私人使用的房子，裡頭完全只擺設詛咒物品。身體會自己動起來的洋娃娃、傳來死人之聲的留聲機、不斷把人割喉而死的剪刀；完全是受詛咒物的博物館。之前中送來苗族蠱壺時鬼灯就有讓中姑娘來參觀過，當時中對這間收藏屋的感想是「非常喜歡」。

而讓中自由地參觀屋子時，鬼灯正好將童子像取出，擺在一人捉迷藏娃娃的旁邊，確認兩邊友好的並肩坐著，鬼灯滿意地點點頭，然後回頭望著愉快地參觀著詛咒物的中，靜靜地思考了一段時間；實在很巧，前陣子的事情沒有結論，正想著讓中來察看些東西。

第十殿輔佐官中，殭屍，雖說智力不佳，但是擁有怪力及卓越的詛咒才能。

——尤其道術之祖白澤，曾親自教導過她各種法術。

長相美麗的她曾經被白澤追求而交往過一段時間，後來自然因為白澤的花心導致分手，但殭屍本有執著的性子，導致她只要想起過去白澤是怎麼讓她傷心的，就時不時運用白澤所教導她的奇異咒術來報復。

先不論白澤與殭屍那悲劇似的愛恨情仇，師承白澤的中對於道術及詛咒擁有非凡的知識及才能，於是乎鬼灯確認了中姑娘已經將這間房子的東西看得差不多時，跟她說了：「中小姐，其實我有事情想拜託您。」

「鬼灯大人要拜託我什麼？」中喀喀地轉動了脖子，回頭歪斜地看了鬼灯。

「那是擺在另一間房間的東西，想請您看一看，說說感想。」

「好。」中爽快地回應了，於是在確認屋子內的東西擺設的位置都沒動後，鬼灯封上了門，帶著中來到屬於鬼灯的第五間倉房。

鑰匙打開，拉開門鎖，打開門聞到的是一股草香，光線照入倉房內，可以看到倉房的四面牆都擺著櫃子，櫃子上方整整齊齊地擺著動作各有不同的黑貓娃娃，下方則擺著一雙一雙的草鞋，只不過鞋帶都斷了。

要是參加過當年祭典的人，八成一眼就能看出，鬼灯是將白澤送上的東西好好地收了起來了，一百零七雙草鞋及一百八十六隻黑貓娃娃，無一不缺。這些意義不明、只能認為是觸霉頭用的東西，由於是祥瑞親自獻上的，閻魔殿沒人敢隨意丟棄，原是要供奉起來，但鬼灯只是愉快地將其收藏，想看看白澤到底帶來怎樣的詛咒。最初是跟其他詛咒物品放在同一間倉房，沒多久鬼灯進去看就覺得其他展覽品不是有種看起來垂頭喪氣的感覺，就是發出故障般的滋滋聲，最後將這些東西全數移到新的倉房，除了鬼灯以外幾乎沒人進來過。

看到屋內的情境，中若有所思的點點頭，她進到倉房中，歪著頭看著那一個一個貓娃娃。

「喔……喔？」中的眼睛轉啊轉，一下看看坐得端正的黑貓，一下看著趴伏在地的黑貓，她的表情不再像之前那樣以欣賞藝術品的態度在觀賞擺設，而像是看著有見過的東西。

鬼灯還沒問，中就先開了口：「這看起來有點像呢，那個叫什麼呢……」想著想著，她轉過頭，望著鬼灯，面無表情地說著：「某頭好色神獸有做過類似的東西呢。」

似乎真有隱情，鬼灯點點頭：「真的嗎？這就讓我感興趣了。可以請您說得詳細點嗎？」

「在我詛咒他的時候有時會看到。」中揮動著雙手，表情愉快地說明起來：「用咒術襲擊他的時候，有時候咒術會轉到手做的白色貓娃娃上頭，那個好像是好色神獸自己做來用吧，基本的款式很接近，除了好色神獸做出來的貓，臉都畫得很奇怪。」

「大概是他善用的受詛咒的臉吧。」做給自己的那款並不是那樣子真是太好了，鬼灯不禁這麼想著。「照妳這麼說，這布娃娃的作用是作為身代，中文是指『替身』的意思，讓施術者來代受詛咒或不幸使用的。」

「好像就是這樣吧，那時在我施咒的時候白色貓娃娃會直接炸開呢。」說著，中伸出纖纖小手捧起黑色貓娃娃，左看右看，她注意到不管是哪隻貓娃娃都像被什麼人扯玩過，每一隻都有線頭拉脫跑出棉花的部分。

「脖子還有後腦的線脫落得好厲害呢，棉花也有種焦味啊。這些是被用過的替身嗎？」

「也許是。」鬼灯盤起雙手，表情變得嚴肅起來：「先不論那些草鞋本來就弄斷了鞋帶。自從將這些娃娃收藏起來以後，這倉房幾乎只有我進去，有其他人進來時也都是我在場的時候，大部分的人都不敢碰倉房的東西，我是怎麼照顧他們的我自己清楚。但是娃娃卻緩慢、陸續地破損，最後一個娃娃損壞，是在十年前的時候。」

貓 在 十年前 都 死盡了

腦中又響起了這句話。

中又眨眨眼，將一個娃娃放回去，又將一個娃娃拿出來，這樣反覆看了好幾次。在拿起第五個的時候，她將手指伸進棉花之中，搓來搓去，然後抽了出來。鬼灯也看到了，中的手指捏著一半燒去、一半未燒盡的符咒，隱約可以看到上頭寫著「替身郎擔」等漢字。

「是了，這是替身符。」中口齒清晰地說了起來：「要有這樣的符才算的上是完成的替身，所以有時候我會先把某頭神獸家裡的娃娃撕去符咒再下咒。這符咒的作用是用來擋災避煞的，照這燒焦的程度，現在已經沒有作用了。」

「原來是這樣。」鬼灯喃喃自語。

「不知道是誰給的，感覺是很厲害的道術士呢。」中笑嘻嘻地將黑貓擺回架子上，鬼灯單手曲了起來，手指輕輕點著下巴。

「對方的確是很厲害的道術士，不過……」

到底為什麼這麼做呢，也許，這次該好好問當事人了。

四

身處於朦朦矓矓、一片混沌之處，四週鴉雀無聲，沒有腳踏實地的感覺，這樣的狀況已經很習慣了，於是鬼灯非常清楚，他身處於夢境之中。

他是何時入睡的？夢中的他已經記不得了，他只是環顧四週，思考著現在究竟會是什麼讓自己焦慮難眠的惡夢，或是能讓自己一覺到天明的良夢。不論是哪個，鬼灯總算在這如陰天一般混沌的環境中，遠遠看到了光源，以及在光源當中的人影。

走近一看，那是一名穿著白色道袍的人，圍著黃色的披肩，腰上綁著水綠色的絲帶，頭上戴著紅色的圓頂帽，帽上有個長角獨眼類似怪物的圖騰裝飾。道袍有著黑色的領口及袖口，袖子上繡著五嶽真形圖當中的衡嶽圖。那人在青煙中舞動著身體，單曲著腳，揮舞著袖子，一擺一擺地像在施行什麼咒術。

再走近一點，可以看到那個人的右耳上，掛著長長的紅線銅錢結。

鬼灯不禁垮下了臉。

就算只看到背影也明白眼前的人是誰了，身高、體型、服裝的品味，這個人肯定是白澤沒有錯，鬼灯於是繼續觀察他的四週：在白澤一左一右各擺了一個小型的香爐，插上了檀香正焚燒出青煙，他的左前方有一盆水，右前方擺了一壺酒。只見舞動身體的白澤左手高舉著桃木劍，右手用手腕處撐著酒杯，搖搖晃晃，卻不見酒杯落下來。

白澤抬起頭，張口，喃出純正的漢語。

「來來。」

一點，兩點，白澤四週冒出星火般的光芒，然後是線狀的光芒，一閃一閃地，像流星一般地滑來滑去。鬼灯定睛一看，那是一根根已經曬乾的茅草，從地上飛起，像是星斗在夜空般的來回回懸。

「來來。」白澤使劍一劃，茅草相互糾結了起來，依照順序纏繞，最後成了草繩，越編越長，長而無盡，那草繩就像黃龍一般，繞著白澤轉圈。

「結！」劍往前一比，長繩開始依照規則蠕動了起來，左一圈，右一圈然後順著兩個圈，繞完外圈再繞內圈，一圈一圈的纏上去，向內收緊，逐漸成形，最後形成橢圓形的形狀，於是鬼灯看出來了，這奇異的法術製作出來的是草鞋。結了一雙，又繼續結下去，製作好的整齊地落地，空中又製作了新的一雙，草鞋越結越多，在繩子用完以後，白澤的身邊堆滿了草鞋。於是，白澤將酒杯裡的酒含在口中，噗的一聲，將酒噴灑在草鞋上頭。原本看起來乾扁的草鞋變得輝輝生光，好像金子做的一樣。

白澤手指往自己的胸口勾，一雙草鞋飛了過來，準確地穿在白澤的腳上。白澤呼了一口氣將桃木劍插進腰帶，將酒杯滾落到手掌中，彎下身，拿起酒壺，給自己的杯子倒了一杯，又往自己的前方倒了一杯。鬼灯覺得疑惑，慢慢地繞到白澤的身側，發現白澤面前有一尊小小的木雕像。

那雕像的細節不多，但是從幾個特徵來看，鳳眼、尖耳、獨角、直髮、後紮包頭、道教褲裝，怎麼看都像
是過去的鬼灯。

白澤用酒杯輕敲了那放在青年鬼灯像面前的酒杯，一飲而盡，笑道：「好戲開始了。」

他於是端起了鬼灯的那一杯，像剛剛一杯放在腕上，站了起來，左手長袖一揮，又喊了：「去！」

那長長的左袖突然飛出了許多物件，鬼灯一個眨眼，發現那是一張張黃色的紙符，像剛剛一般在空中飛舞。白澤抖了抖右袖，在酒杯半騰起的時候露出了腕口，然後左手抽出桃木劍，往腕口一劃，血就從口子裡緩慢地流了出來，白澤於是手一傾，讓酒混上自己的血，一路滑至桃木劍刃上，流自劍尖，揮灑自天空，血珠像是寶石一般一顆顆沾染到黃紙上，自動寫字成形，能看到幾個漢字，替身即擔煞急走。

「啊啦。」在符咒成形的過程中，白澤踢去了草鞋，又換了一雙新的，比劃了沒幾下又換了雙，鬼灯可以看到每雙被白澤踢走的草鞋，鞋帶都像被割斷一般斷得俐落。

持續這樣一邊舞著木劍一邊換著草鞋，一邊讓符咒完全成形，等到符咒全寫上了字，白澤手又一抖，白色的棉花包住了符咒，黑色的布裹住了棉花。黑布本來就已經剪裁完畢，由針掛著線在布上穿啊穿，那鼓起的布偶，漸漸成了活靈活現的黑貓。一隻、兩隻，做好的貓咪輕巧的落到了地面，等製作完全部的貓咪，白澤也踢掉了最後一雙鞋；所有的鞋子都斷了鞋帶。

「您真是辛苦了。」鬼灯忍不住出了聲，雙手也輕輕拍著掌。

那身著白道袍的白澤取下了紅色帽子，揮去了額上的汗，沒望著鬼灯，卻笑著回答：「你才知道。為了你，這儀式花了四十天。」

「我到最近才知道，您所做的並不是詛咒。」鬼灯托起下巴，望著直接盤腿坐在地上，拿起酒壺倒進杯中的白澤：「草鞋本身是道教法器，是由於材料當中的茅草是帶有辟邪驅魅的力量，要進入晦地時能穿上避煞，離開以後再脫去，是為了讓草鞋帶走晦氣。我大和人擔心的鞋帶斷掉，其實代表的是抵消災禍的警告。」

「至於黑貓，則是風水學上的學問。周易即有提到『玄貓置於南門可辟邪』。黑貓可看見不幸，因此能抵消掉邪物。只不過災禍時牠會主動現身，而讓人以為是牠帶來災禍。」

「您帶著這些物品自鬼門而來，並不是代表帶來災禍。東北方容易聚集陰氣，因此要通風入光來改善風水，吉兆之印從這個方向而來，怎麼想都不會是帶來災禍而是要化解災禍。太多太多負面既定印象導致誤解，您的所作所為根本是完全相反的事。」

「是嗎？你怎麼不認為我是要克制你這個煞呢？暗闇鬼神。」舉杯喝了一口，白澤笑著朝鬼灯瞥了一眼。

「就算查了資料，我也不敢確定。」鬼灯仰著頭，由上而下地直視著白澤。「我是直到您跟我告白以後我才確定您不是想詛咒我。」

白澤口中的酒全數噴出。

「事到如今，雖然只是夢，您就連當年的儀式都讓我看見了。那麼，現在是告訴我的最佳時機吧。」鬼灯跪下身，朝著白澤半伏半爬的到了白澤的肩旁，取走白澤手上的酒杯，歪著頭，望著白澤說：「您對我送上這些東西到底是為了什麼？」

白澤張開口，無言地望了鬼灯好一會，他那原本就蒼白的臉孔慢慢變得紅潤，直到整個漲紅的時候白澤用雙手遮住了自己的臉，扭頭不看鬼灯。「沒、沒什麼特別的意思。」

「少優柔寡斷、拖拖拉拉，已經知道到這種程度，您已經沒有其他藉口可以強辯了吧。您就老實的跟我說，也許我能就此好好入睡呢。」鬼灯捧著杯子，跪在白澤旁邊嘮叨著，而那個將臉藏在兩手間的白澤，張開了手指，從指縫間望向鬼灯，鬼灯則稍微僵硬了身：白澤指間露出的是令人不快的笑容，以及金色的妖眸。

「你應該知道了真相才是。」

「……什麼意思？」

「為什麼你能這樣在夢中看到我做的一切？」白澤張開了手，溫柔地捧著鬼灯的臉頰，「為什麼我會你在你的夢裡？這就是答案喔。」

白澤身上的道袍逐漸化成雪白的漢袍，頭上也綁好了慣有的白巾。與平常不同，白澤的白袍沒有其他顏色的佐飾，領口、袖口、腰帶，都是白色的，除了耳飾及手珠以外沒有更多配飾，渾身素衣的白澤，看起來像穿著喪服一樣。

鬼灯低下頭，發現捧著杯子的手也有一雙白色的袖子。

他正穿著白袍，脖子上戴著一串綠色勾玉，頭上綁著綠色嫩枝結成的頭飾。捧著酒杯的鬼灯身體冷了下來，他就跪坐在這裡，正四方的祭壇，由白繩纏繞著，包圍著自己。

就算是那能夠坦然面對自己仇恨的鬼灯也顫抖起來，他掌中酒杯的瓊漿顫顫生出漣漪。

「孩子。」白澤將手中的酒瓶往鬼灯手中的杯子倒滿。「還記得我對你坦白的事吧。」

「……我記得。」孩子滿是害怕的聲音以及男子充滿憤恨的聲音同時響起。

「是我殺死了你。」捧著酒杯，白澤傾頭，帶著溫柔慈悲的笑容，半飄浮在空中，彎身撫著「祭品」的臉。「為解除你今世的苦痛，我消滅了你的性命，就在祭典之中，讓你喝下了毒水。」

「是的。」鬼灯低下頭，杯中的液體清澈無雜質，無臭無香，跟白開水無異。「我不恨您。」

「我這麼做是為了斬斷你人間的緣份，使你不再因為地位及財產而困擾，在底層掙扎而浪費了才華。我將你引渡到永恆的彼世，在沒有盡頭的生命之下，你就能達成任何你想要的願望了。」指尖滑過了臉頰，白澤往後飄去，張開了雙手，他的裡袖像雲彩一般飄散開來，「為了達成我的許諾，我不是將你引導至六道輪迴，而是使喚了妖物，讓你的靈魂作選擇。」

白澤說完，左手往上攤開，開了一朵白蓮花；右手往下一探，青暗的鬼火一瞬間點燃。

「放下仇恨，即轉生為仙前往天鄉，執著仇恨，則化身為鬼前往黃泉。」

不似人類的威嚴之聲又再度傳來，鬼灯眯起眼，看著散布在白澤四週的邪靈奇物。

「選吧，你能決定你的去路。」

「不用選擇。」

鬼火在一瞬間燒出燦爛的光芒，燒盡了一切妖物。白澤皺了皺眉，看著鬼火受到怨念的吸引，貪婪地朝著可憐祭品的身軀鑽去。

「啊啊，就是這個呢。」垂下了眉頭，那白衣的神明露出的笑容，滿是憐憫。「正是因為你選擇了這個。」

掌中的酒杯突然裂了開來，清水在瞬間染出了血色，鬼火圍繞著祭壇，湧上，燃上火星，連同祭壇當中的祭品一起燒盡。好燙啊、好冷啊，穿著白衣的人兒在青燄中掙扎，明明是燃燒著，四週卻是一片漆黑。「鬼灯」在黑暗中瞪大了眼睛，在那分明什麼都看不到的環境，他看到黑色的手朝自己伸了過來，勒住了脖子。

「啊呀。」

白色的袖子從後頭伸了過來，原本不能呼吸的鬼灯猛地喘了一大口氣，他身後是溫暖的，被柔軟地抱在懷裡。一雙纖白的手由自己的額頭往下，掩蓋住了雙目，然後是耳邊的低語。

「要我再殺死你幾次都可以喔。」

「可憐的孩子。」

一陣激痛之中，鬼灯睜開了眼睛，然後感受到自己濕透了襯衣。他跳下床，跑向浴室，打開燈，一下子鬼灯對上了鏡子中自己的視線，以及看到了那脖子上清楚的指痕。

鬼灯立即給自己請了當日特休。

五

挑了個清早就去閻魔殿的大浴池泡得全身酥軟，喝了點水、冷卻一下身體以後又再泡一次，如此反覆。等到泡得累了，就準備回到房間休息。這幾天沒睡好，身體狀況明顯變差，首要就是把體質休養好，再去考慮其他事，比如把某頭淫獸抓住脖子舉起來。

等鬼灯一邊擦著頭髮一邊走回自己的房間，就看到自己房門前站了一個人。

「還以為你去作什麼，居然去洗澡嗎！」身旁擺著藥箱、靠著房門盤起雙手，看起來像在等待的男子，正確來說這個人就是鬼灯原本想掐的那個人，白澤，一見到鬼灯，就高聲喊了起來：「如果是那樣就叫上我啊，我們一起去！」

人就在這，把他掐住就可以了，鬼灯腦中訊息還沒出現，就已經把白澤高高舉起，從脖子開始。

「呃呃呃呃怎麼回事啊你——」

「才想問您為什麼在這裡。」

「有話好說啊咳咳咳——」

直到鬼灯終於把白澤放下來，讓白澤得以好好喘息，鬼灯才打開門，低聲要白澤進去；反正他們不管在門外聊多久，最終還是得讓白澤進房。

點起了燈，鬼灯原本要拉開椅子給白澤坐，但白澤一下就走到床鋪旁坐下，然後輕輕拍著床鋪，示意要鬼灯過來坐著。

「你是打算洗完澡以後小睡一下吧。」白澤笑咪咪地說著。

鬼灯抵了抵嘴，皺著眉走向白澤，在他的身旁坐下：「看到您我就醒了。您來作什麼的？」

「你不是請了特休嗎？」「那又如何？」

鬼灯才說完，白澤就按著鬼灯的肩，扶著鬼灯的腰，讓他慢慢躺下來。

「泡澡是為了讓僵硬的肌肉放鬆，促進血液循環，以及其他溫泉治療的理由。你昨晚又沒睡好了？」

聽到白澤這麼問，鬼灯先是靜靜地看著白澤，原是想開口講些什麼，比如咒罵白澤的話語，但鬼灯將這些字眼吞下肚，只是沒力氣地說著：「您已經不記得了嗎？」

「什麼？」白澤從鬼灯的膝蓋下方抱起來，調整鬼灯的姿勢，讓他能好好地躺在床上。

「您昨天又出現在我夢裡了。」

「唔。」白澤眯起了眼，他看起來有點似笑非笑。鬼灯還沒聽到他直接的答覆前，白澤就將鬼灯先翻了個身，讓鬼灯變成趴姿。

「雖然那不是我的本意，不過，你如果在夢中看到，那其實是正常的狀況。」說著，白澤從後趴在鬼灯的背上，嘆息了一聲：「你不想在夢中看到我嗎？」

「只是對於查不清原因的事情覺得焦慮而已，這份焦慮也會讓我失眠。」

「也是呢。唉，該從何說起好呢。」

「白澤先生。」鬼灯蹭了蹭枕頭，臉側過來，剛好能夠看到貼在肩膀上的白澤。「您直接告訴我結論就好。我的身體到底出了什麼事？」

這個問題讓白澤沉默了好一會，他眨眨眼看著鬼灯，身體往旁邊一滾，變成側躺在鬼灯身邊的姿勢，然後白澤向前靠去，用鼻子輕蹭鬼灯的鼻子。

「該說是症狀呢，還是生病呢。我很難解釋你身上發生的狀況。你說的沒錯，你身上的確發生了什麼事。」白澤閉上了眼睛。「可以說是絕症，又可以說是沒什麼大不了的事。」

「聽起來像是感冒。」

「哈哈，這樣說也可以，你就把他當作是感冒好了。」

「白澤先生，該不會是為了治療我而來的吧。」鬼灯的聲音沒有力氣。白澤又張開眼，默默地注視著鬼灯，然後伸手撫摸著鬼灯的臉，這種觸碰，讓鬼灯想起昨晚的夢。

「我的確是嘗試舒緩你的症狀喔，你說你最近失眠了，對吧。」輕輕拍著鬼灯有點嬰兒肥的臉頰，白澤眯著眼露出淺淺的笑容。「我帶來很不錯的東西喔。」

鬼灯看了白澤好一陣子。

「反正不管是什麼，到最後會變成跟我上床吧。」

「啊呀，小哥你真懂我。」白澤笑著向前湊上吻著鬼灯的嘴唇。

輕輕地蹭著雙瓣，比起情色的意思更多的是溫柔的呵護。等白澤離開鬼灯的唇，鬼灯也閉上眼，將頭輕輕靠向白澤的胸口。

「怎樣都無所謂，快讓我的身體變好吧。這樣下去實在令人困擾。」

鬼灯的額角尖端輕輕磨著白澤的胸口，讓白澤又癢又擔心，開心地困擾起來。他摸摸鬼灯的頭髮，說著：「那麼，現在有個非常適合現在的小哥的辦法喔。」

讓鬼灯趴在床鋪上小憩一會，白澤則從藥箱取出瓶子，在鬼灯的實驗台上點起了蠟燭。中間，眼睛閉著的鬼灯聞到了一些氣息，岩蘭草，安息香，薰衣草，都是些能安定神經及助眠的香草氣味，單單是聞著就渾身放鬆。隨著白澤在桌上的動作，香氣瀰漫在整個房間裡頭。

精油療法嗎？這的確很適合剛泡完澡的他。僅穿著一件浴衣的鬼灯，泡得熱軟的肌膚感受著微涼的天氣，加上這些安定心神的氣味，讓鬼灯開始想睡了；就鬼灯這幾天睡眠不足的情況下，身體本來就會渴求休息，鬼灯碰到的問題不是難以入眠，而是睡著了以後因為夢魘導致無法有充足的睡眠。

又想讓身體回復，但睡著以後反而會出現讓身體變差的狀況，在這種矛盾的狀況下鬼灯才選擇使用溫泉療法，現在白澤卻用了安眠精油？這可沒辦法解決問題。在鬼灯身體放鬆但精神卻強打起的狀況下，他從岩蘭草的泥土香中聞到了其他香味：帶著辛辣氣息的優雅清香，然後引來的是略帶水果及薰衣草香的甜味。

「……芙蓉嗎？」鬼灯側過身，勉強可以看到白澤在實驗台上的動作，他看到白澤用蠟燭替小碟加熱，然後將精油倒入碟中，細細搖晃。大概是在做用橄欖油稀釋精油的動作吧。

「除了芙蓉，還有香茅、抹草。」白澤說著將精油燭台端了過去，給鬼灯的書桌清出空間，放著，讓小碟子在燭台上加熱。「號稱三大驅邪藥草，雖說主要的作要是防蚊驅蟲，但的確有著避開晦氣的作用，很適合用在現在的你身上，好趨吉避凶。」

「將辟邪的藥草塗抹在鬼身上，這是某種學者笑話嗎？」鬼灯看著白澤用瓷杓輕輕攪了攪芙蓉、香茅、抹草等藥草製成的化煞精油，攪拌完畢後白澤放下杓子，爬上床，替鬼灯解開腰帶。

「在成為鬼以前，你也是人之子。」

聽到這話鬼灯不禁咬牙，他維持臥伏的姿勢瞪了白澤一眼，卻從餘光掃過白澤正經的神情；這個老是嘻皮笑臉打太極的老頭，若是像現在這樣擺出嚴肅的表情，代表事情真的不對勁。

「您是想說，身處於地獄，轉生為鬼的我，卻中邪了嗎？」才講出口，鬼灯就覺得自己在講爛笑話，但是白澤沒有笑。

「地獄就是實現業報之處，這就是當初設定的目的吧。」

聽了這話，鬼灯沉默了一會。的確地獄為業果引導之處，哪怕是地獄也受到風水陰陽的影響，照這麼說來，作用在自己身上的就不是單純的健康問題，而是超自然的力量。身處於地獄主持一切事宜的鬼灯，被稱為最強的鬼神，早就對惡意及怨恨免疫，現在居然會有影響到他的力量，鬼灯可說是驚訝得不得了；雖說為惡夢所苦，

但鬼灯可沒想到是這麼一回事。話說回來，他可是常闇的鬼神，真的要說的話聖屬性的力量應該更加令他難受才對，雖說鬼灯從來沒怕過辟邪物，現在貼在他身後號稱能避魅的神獸也未能讓他怎樣。

「可以理解為詛咒嗎？」

「性質上是滿接近的。」

「原來如此。」鬼灯若有所思的想著，這樣也難怪無論吃藥運動泡澡都無法解決問題，鬼灯雖然喜歡詛咒物，但對於咒術是沒有天份的，在閱讀中能夠記下方術的知識，卻不知道怎麼運用，以至於碰到現在的狀況不知道該怎麼處理。有趣的是，目前在自己身後的白澤可說是道術之祖，解咒的權威。

「所以了，跟你確認一下。」白澤說著將手指深入鬼灯的髮間，溫柔地梳理起來。「我留在這裡過夜，還有你夢到我的晚上，都有一覺到天明吧。」

「昨天沒有。」鬼灯閉著眼睛，悶悶地說著。

「是嗎。」白澤的手指滑到鬼灯的後頸，指尖放在鬼灯的頸側，輕輕地滑動著：「脖子還會痛嗎？」

不知道白澤知道些什麼，鬼灯還是老實的回答：「只有剛醒來的時候會有帶點燒灼感的疼痛，等印子退去了就不再痛了。之前也是這樣。」

「早些告訴我不就好了嗎？」

不想屈於弱勢的賭氣成份也有，但更多的是，鬼灯一直以來都是強忍著自己的傷痛不幸而顯示自己的堅強，就像野獸受傷以後不能讓其他動物知道，以免受到襲擊。他的人生經歷當中，沒有可以讓他安心示弱的對象。

「一開始以為只是單純的睡不好而已。」鬼灯想來想去，只能這樣回答。這也算是半個事實。

「也是，小哥對這種事不太熟悉才是。」

白澤的聲音聽起來像在苦笑，閉著眼的鬼灯這樣想著。鬼灯感受著白澤的手指沿著自己的脖子繼續往下滑，勾住了衣領，就這樣往下帶，讓鬼灯的肩膀都裸露在空氣中。

鬼灯下意識想把衣服拉回來，手才往後伸，就被白澤握住手腕，放回床鋪。

「放鬆。」白澤說完這句話以後，床上的重量感消失，鬼灯知道白澤離開床鋪，從書桌傳來的瓷音來判斷白澤似乎在擺弄一直用燭火加熱的精油。瓷盤放在桌上的聲音傳來後，白澤回到床鋪上，雙手從鬼灯の後頸按了上去。

「唔……」鬼灯輕喘起來。白澤的雙手已經抹上了有些熱的精油，隨著白澤搓揉的動作，精油塗抹在鬼灯の後頸，慢慢地被揉進肌膚中。

「小哥，頸肩有點硬啊，太操勞了。」白澤說這話的口氣聽來帶點寵膩，他按壓的手指移動到肩膀，用手指的觸感找尋僵硬的部位，一點一點地揉開。

「嗯、啊……」手反抱住枕頭，鬼灯皺著眉，嘴咬著枕面，痠澀伴著舒服的痛感讓他的呼吸帶著顫抖。

「就這麼舒服嗎？」手指壓著脖子與肩膀中間的位置，白澤伏下身，在鬼灯的耳後低語著：「只是按摩而已，發出這麼色情的聲音可不行的喔？」

「住……」

「嗯？」

「往……上一點，靠近頭那裡……」

「啊呀，看來真的很痠痛呢。以後也讓我幫你按摩吧。」白澤說著輕吻了鬼灯尖尖的耳緣，說著：「自己把頭髮撩起來吧，我現在手上都是精油，沾上頭髮可不好處理。」

鬼灯於是反過雙手，用兩掌把頭髮往上撥，將後頸完全露出。看到鬼灯這麼聽話，白澤總有種開心混雜著上位感的複雜感受。

「我以前到底有沒有說過。」手指捏著鬼灯的後頸，白澤低聲說著：「小哥你啊，脖子真的很美喔。」

「哈哈……就不能……專心按嗎……」

「哈哈，好啦好啦，不逗你了。」感覺到鬼灯的脖子比較放鬆了，白澤手指往下移，不忘跟鬼灯提起不用再撩著頭髮了，雖然白澤有點懷念鬼灯將頭髮綁起時脖子整個露出來的時候。他持續按著鬼灯的肩膀，揉完了兩肩再按壓肩胛骨的位置。中間鬼灯都沒說話，只是持續著放鬆的吐氣，顫抖的抽氣。

就算答應了之後不做愛，光聽這聲音就讓人硬硬的啊，白澤不禁想著。

等按完上背部，稍微揉了揉背脊以後，白澤起身先擦掉手上的精油，再回頭看看鬼灯的狀況時，發現鬼灯張著口，不介意唾液滴到枕頭，只是軟綿綿地側躺著喘息。

見狀，白澤回頭替鬼灯抹去唾涎，然後低身吻了嘴唇。

「你也有感覺了吧。」在唇瓣輕蹭的時候白澤用氣聲低喃著，鬼灯輕哼了一聲，手捉著白澤的領子將白澤拉得更近點，然後張口將舌頭探入白澤的口中。

現在時間，早上十點。